

在国内买菜一般都会到自由市场去,我们这里称为“早市”。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早市”,一般开在周六和周日的上午。都是附近农场的农民将自己田里种的蔬菜水果拿来卖。只是在国内的早市上的东西比超市的要便宜,这里卖得比超市贵,原因就是直接从田间而来,东西新鲜,没有污染和转基因。..

住在新泽西,在靠近普林斯顿不远的西温莎小镇有一处这样的早市。我常去那里买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这里的早市,还有一点不同,便是辟出一块地方,作为音乐演出地,请来当地的民间乐队和歌手。这项活动,由当地银行负责出资资助。不问花费多少,应该不会太大,因为只需要搭一个篷帐,配一套音响。乐队和歌手大多属于自娱自乐。

不过,似乎已经形成了传统,每一次来,我都能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王小慧艺术馆”的情景,小慧艺术馆是去年9月15日开馆的。其艺术馆得到苏州市政府支持,提供了位于苏州最繁华的老街区,平江路近旁的大儒巷,是由一座古宅改建的。古宅有四百多年历史,能追溯到明代,四个进,二层楼,不算花园有1600多平方米,前身叫“丁宅”。

都说小慧以艺术家的敏锐,大胆的创意,在古建筑原有结构基础上,植入了她艺术与设计的元素,打造成了独一无二、中西合璧的、风格独特的艺术馆。作为小慧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也很期待“揭开面纱”的那一刻。

那天,苏州秋雨绵绵,古老的小街特别宁静,踏进艺术馆,我顿被打动。当代艺术与古建筑的邂逅和碰撞,让百年古宅熠熠生辉了,甚至觉得这座小镇也气派了,现代了。

穿过一进,便是大花园。花园中间有一个荷花池塘,静静的睡莲躺在水面上,竞相盛开,鱼儿在水里自由地穿梭,荷花池塘中央矗立小慧的不锈钢莲花艺术装置。细雨中,就像蒙了面纱的少女,让你生发很多美好的联想,“丁香空结雨中愁”、“雨巷”等等。

二进和三进贯通,陈列小慧大型艺术装置,“花非花·穿越时空的对话”、“王小慧与10000个梦”和摄影作品“花之灵·性”、“上海女人花园”、“失落的天使”、“我的前世今生”、“红孩子”以及雕塑作品“生命之果”等很多系列。对王小慧的作品我一点也不陌生,但当那些当代艺术融入在古建筑里,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方,吸引你进入一个特别的美学视觉,进入她的艺术意境。

最撞击心灵的是大型艺术装置,“花非花·穿越时空的对话”。装置底层是洁白的陶瓷莲蓬,散发着淡淡的荷花香,象征着生命的开始;中间一层是黑色的枯竭的莲蓬,寓意人生中遇到的磨难和挫折;最上面一层是翠绿的水晶莲蓬,蓬蓬勃勃,喻示着磨难和挫折以后的重生。小慧不是思想家,但她的作品在解读自己的同时,恰恰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和启迪。

“莲”的主题,贯穿在艺术馆的主轴线上,四进的后花园是小慧的一组“青铜莲蓬装置”。

小慧钟爱莲。她以莲花来表达她对生命周而复始的理解,撩拨心弦,十分动人。它能触摸灵魂,让人从凝视到沉思。

艺术馆的新的构思,空间的联系,环境的再造,是一种跨界交融。它每一进都自成格局,每一角落都别有趣致。既有明代建筑的古朴之美,又有当代艺术的特殊魅力。小慧是一个有能量的人,你给她一个空间,她就会还你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让我置身其中受到感动。

我确实是注意到,空头上,由马车拉着打起大皇凉伞的那只台灯,终不过是由老翻新。我使用多年,没有去贬过它,也没有特别去爱过它。

马年的此时此刻,却对它有些新鲜感了。倒不是我忘不了王大娘补缸这个小戏,以为“新缸还是旧缸好”。马年“马灯”,终也让我悟出了一番新意。

是一首最简单不过的马的歌,使我从幼就对马有了一种威武雄壮,势不可挡的想象。那时在家乡见不到真正的马,第一回被我认为马的,是豆腐作坊的驴。而后懂得了什么叫驴的时候,被我确认为马的却是骡。再往后,多谢“跑马戏”送下乡来!才让我见到了真正的马,才让我从混混沌沌的马的憧憬里走了出来。

随着少年时代的结束,马儿之歌就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基层指导处警官黄奕,长期从事治安防范宣传工作。新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如今不少诈骗都裹上了一层“高科技外衣”,让老百姓们防不胜防。每年,我都会参加近30场由市科协组织的“科普大讲堂进社区”活动,通过给社区老伯伯、老阿姨们进行科普讲解,撕开骗术的外衣,让他们看清楚其中的道道。而每一堂科普课,就好比让我重新温习一次破获诈骗犯罪的过程,更清楚地梳理出治安防范宣传的新重点。对我而言,每一次科普讲座都是一次实战演练。

有一回,我讲了一个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受骗的是一位文化老人,被诈金额达

歌。嗓音并不特殊,但很投入,很放松,味道有些像保罗·西蒙,特别是保罗·西蒙的那首《斯镇之歌》。有一种来自田野间茼蒿、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的味道,即使歌词并不能听得懂,却让人感到很亲切,仿佛在和你叙家常,诉说他们的回忆,美好而清新。一曲罢罢,我热烈鼓掌,还不管他们听得懂听不懂,用中国话大声向他们叫:再来一个!他们向我笑着接着又唱了一曲。

这一曲唱罢,我走过去,和他们闲聊,我称赞他们唱得好,并问他们唱了多长时间了。他们告诉我从年轻时候就唱,退休之后,组成了这个组合,并向我指指他们脚下的一一个牌子。我发现牌子上写着“泽西组合”几个黑体的英文字母。接着聊,知道他们三人都来自泽西镇,女的和坐在中间弹吉他的男的是一对夫妇,贝斯手是他们的老朋友。平常的日子,三个人也常常聚在一起自弹自唱,让日子过得有些音乐的味道,而不只是柴米油盐和瞌睡打鼾或者电视里插科打诨的味道。

忍不住想起我们很多退休的朋友,寻找到唱歌

的方式来打发寂寞、消磨光阴、疏解心理、抒发怀旧之情、丰富生活情趣,和他们的选择,几乎是殊途同归。不分国界,音乐是晚年心情最好的入口和出口,乃至发泄口。稍稍不同的,是我们极其愿意聚集一起,震天动地地大合唱。在北京,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好多公园里,都会看到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们聚在一起大合唱。而在美国的公共场所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壮丽的景观。

还有一点不同,由于我们缺少民谣的传统,其实,这样说也不准确,我们的民族音乐也非常丰富,

1950年,齐白石90岁,画了幅《南瓜甘芳》图。南瓜叶和南瓜藤墨色,南瓜绛红色,共有8个。图上题写道:“此瓜南方谓为南瓜,其味甘芳,丰年可以作下饭菜,饥年可以作粮米,春来勿忘种下,大家慎之。”城里种不成南瓜,菜场可以买到。买回来,饭锅里蒸着吃,便吃出甘芳来。

我确实没有注意到,空头上,由马车拉着打起大皇凉伞的那只台灯,终不过是由老翻新。我使用多年,没有去贬过它,也没有特别去爱过它。

马年的此时此刻,却对它有些新鲜感了。倒不是我忘不了王大娘补缸这个小戏,以为“新缸还是旧缸好”。马年“马灯”,终也让我悟出了一番新意。

是一首最简单不过的马的歌,使我从幼就对马有了一种威武雄壮,势不可挡的想象。那时在家乡见不到真正的马,第一回被我认为马的,是豆腐作坊的驴。而后懂得了什么叫驴的时候,被我确认为马的却是骡。再往后,多谢“跑马戏”送下乡来!才让我见到了真正的马,才让我从混混沌沌的马的憧憬里走了出来。

随着少年时代的结束,马儿之歌就

100多万。犯罪嫌疑人先是用语音电话通知老人她有一个涉及法院传票的邮包在邮局存放已久,请她拨打公安电话咨询相关事宜,然后又利用老人听说自己涉及洗钱案件的紧张心理,骗其往绑定手机号的账户里转账以备公安查账。

听完这个案例,现场边有很多人不解地问:其实那位被骗老人只要稍微冷静一些,就可以发现那里面存在几个很大的常识性漏洞,如邮局的电话怎么可能直接转到公安局?自己的钱怎么可以存到绑定别人手机号的账户里去?怎么能用交流中已经透露给别人的信息作为银行账户密码?有那么多漏洞,怎么还会

下午去和平饭店,到大门口,出来一个面熟的职员,可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微笑地说:“欢迎回来,陈女士。”

我的心忽地暖了一下,是呀,我回来探望你了,老房子,和老房子里的人。

在和平饭店的阳台上一直站到天暗下来,霓虹灯渐渐亮起,江对岸的高楼闪闪发光着。这栋与我没有什么关系的大楼,如今令我心中充满一个多年员工般的感情,真是奇怪的感情啊。

我和当年我采访时认识的员工说着往事,我们都为自己心中对这个建筑的爱惜又惊奇,又感动,我们从未想过要占有,但一直心中挂念。

只是建国以来,除了王洛宾等人有过真正意义的搜集和整理,真正传唱开来的民谣并不多。因此,在公园大合唱里,听到的只是少得可怜的民歌,大多是五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如电影《英雄儿女》插曲“烽烟滚滚唱英雄”那样气势不凡的“大歌”。于是,我很少能够听见如“泽西组合”这样地道的民谣,这样自吟自唱的个体抒发。或许,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不同吧,无所谓优劣,只是民族特点不同,所经历的历史不同,音乐渗透进各自的生活不同,选择的方式自然也就不同。音乐,有时候像是一种传统很悠久的香料,注定了我们的口味、胃口,乃至整个饮食习惯的形成和选择。

时近中午,我离开这个“早市”的时候,回过头来,看见他们还坐在那里,一脸汗珠淋漓的在弹唱。无人喝彩,他们也旁若无人。

离我越来越远,且也不满足于“跑马戏”里那种敲上一鞭子跑上一阵子的马了。老师已告诉我,有一种叫骏的千里马,才是奔腾如飞的真格儿的好马。可连他自己也没有见过。只晓得古籍里有个叫伯乐相马的故事。伯乐是识千里马的。于是,我便也一本正经地钻进古籍书里去找这真格儿的马了。东翻西翻,好马的名称越翻越多。但我最上大概记得:骏是马的美称。骥,是骏马一类的千里马。老古人喻杰出人才为骥。曹操曾吟出了“老骥伏枥”的名句。到今天,还成为一些长者的座右铭。

而今想读书很多,并非贪得无厌。读点古籍确也“开卷有益”,近读《论语》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至此,我算是找到真格儿的“千里马”了。

上当?我问现场观众,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大家回答:应该能看穿这些漏洞。我意识到,大家往往能看穿其他人遭遇的骗术,却常常看不穿自己遇到的。我告诉他们,人展的非接触式、非街面智能犯罪。一面诈骗的一个犯罪嫌疑人,一天最多诈骗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但现在犯罪分子只要手指一按,上百条诈骗信息瞬间就散发出去,它所产生的危害、欺骗性与以往完全不一样。主要原因还是信息的不对称。有人曾说“未来战争是信息战”,这也适用于刑侦工作。现在很多犯罪分子其实就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借助技术手段来作案。我们防范宣传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实现更好的效果,传统贴海报、拉横幅的做法已经不够用了。

科普讲座给了我很好的演习机会,帮我分析哪些方法能使防诈骗宣传更精确、更有效。为此,我们与娱乐、民生类电视

我与桂兴华很早就认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叶,我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邀请,去澳洲访问,那时桂兴华在新华社《开放》杂志当总编室主任,访问回来后他约我写稿。我以《澳洲金龙》为题,写了几位澳大利亚杰出华人代表的长篇通讯。这以后就一直有了来往。我很关注他,发觉他越来越以一位政治抒情诗人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和大众视野中。

一天,他突然到我办公室找我,提出想投奔到东方广播电台麾下,其时我在东方台当台长。他说他想辞去《开放》杂志的职位,在我这里专注于主旋律诗歌的创作,同时也可帮助东方台策划一些大型活动,并撰写大型活动的文学脚本。

东方台当时办得很火也很活,隔三差五地会办一些社会活动与文艺活动。这是我办台的一个理念,我认为广播不是强势媒体,东方台要在社会上树立品牌效应并扩展影响力,就一定要将广播节目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产生立体辐射和全方位影响,这样才能与报纸和电视抗衡,甚至超越它们。当时网络媒体等尚未崛起,报纸和电视还雄踞传媒市场。桂兴华可能摸着我这思路,所以才提出这样要求。东方台经营很好,不缺钱但缺编制,于是我向桂兴华大胆提出在东方台下设立一个桂兴华工作室的想法,就这样桂兴华归属到了我的门下。他的这一走向,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金炳华的赞许。

这以后,我觉得桂兴华进入了一个创作旺盛期,他几乎以一年一本的超常规速度,出版他的长诗。而且他几乎接触的都是时代重大题材,我真担心他不堪重负。他并不魁梧的身材由于长期伏案写作,已经有些微驼,如此接二连三地的对时代重荷的自觉承载,他能担当?他的背不会压得更弯?然而每次看到诗歌朗诵会上,他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神态,我有所释然。他的一首一首诗,就这样从他那孱弱的躯体里奔涌而出。

我和他策划了一场场大型诗歌朗诵会,朗诵他写的《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光》等等。参加朗诵的有孙道临、秦怡、李仁堂、奚美娟、乔榛、丁建华、王洪生、张名煜、野芒、赵屹鸥、张培、方舟舟等,阵容超强。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小平之歌》。我们这代人沐浴太多邓小平的恩泽。是他恢复高考的决定,使我们有了重新上大学的机会……

《邓小平之歌》十分成功,因为桂兴华发自内心的诗稿抒发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不久,朗诵会移师北京,我亲自带队,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浦东的老领导,刚就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参加了我们朗诵会。那些朗诵会的留影现在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这以后,我奉命去筹备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不再是他的领导和同事,但他每出一本诗集照样还会寄送给我。浏览之余,颇有感慨。这些诗集一如既往地续他的政治抒情风格,保持着诗人对时代澎湃的激情和灼热的胸襟,在当下价值多元思潮多元利益多元的冲击和诱惑下,桂兴华没有彷徨,没有犹疑,没有畏缩,还是执着而寂寞地捶击着他的黄钟大吕,给我们的社会和文坛留下荡气回肠的警醒和声韵。

自从又调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我们的接触又多了起来。他已退休,但壮心不已,在浦东塘桥社区建立起桂兴华工作室。工作室成立那天他让我去为工作室揭牌,从设立在东方台的工作室到设立在塘桥社区的工作室,这一晃就是十几年。

这十几年桂兴华的诗作颇丰,然而我觉得更可贵的还是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在塘桥社区不仅成立了工作室,还组建了“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走出深苑,走进社区,走进平民大众。

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在赶考:桂兴华朗诵诗精选》,让朗诵为诗歌插上飞翔的翅膀……

《中国在赶考:桂兴华朗诵诗精选》序(节选)

陈圣来

执着地捶击黄钟大吕

